



秘密花园

MiMiHuaYuan

[美] 伯内特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情报

[美] 弗朗西纯丝·霍奇森·伯内特 著

秘密花园

M I M I H U A Y U A N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花园 / (美) 伯内特著; 张润芳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秘... II. ①伯... ②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73 号

秘密花园

译者: 张润芳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关于《秘密花园》

《秘密花园》在一九一一年发表时就成为畅销书，后来同时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多次再版，版本数不胜数。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九三年三度在美国被拍成电影，一九九四年制作成电视卡通片。这三部电影都是当时卖座的儿童电影。其中一九九三年的那一部，出自国际知名的波兰——法国导演阿格涅希卡·霍兰德(Agnieszka Holland)。(著名的《欧洲，欧洲》也是霍兰德的作品。)《秘密花园》是霍兰德的第一部英语电影，但是这本书对她却毫不陌生，因为她小的时候曾经读过很多次。(也许这有点像李安和他的《卧虎藏龙》，童年废寝忘食的故事书在成年以后成为自己的艺术作品。焉知今日中文《秘密花园》的小读者里会不会有明天中国儿童文学的作者、儿童电影的导演呢?)

二十世纪初，《秘密花园》刚刚出版的时候就被改编成音乐剧和话剧。一九九一年再次被改编成音乐剧，大获成功。编剧是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家玛霞·诺曼(Marsha Norman)。本剧演出场次高达七百零六场。美国电影的大奖是奥斯卡，戏剧则有托尼奖(Tony Award)。一九九一年的托尼奖中，《秘密花园》获得了两个重头奖项。玛霞·诺曼获得最佳音乐剧编剧，而扮演主角玛丽的戴西·伊根(Daisy Egan)成为托尼奖历史上最年轻的最佳女主角。至今美国大大小小的剧团不断改编这部小说，在各地上演。

在英国，这本书同样家喻户晓，深得媒体青睐。在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七年两度被拍成电影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

除了电影，根据《秘密花园》制作的各種产品，从磁带到有声书籍、幼儿图书、简写本、缩写本，到玩具书、文具、手工艺品，不计其数。出版至今九十多年，历史上有多少次再版已经无法计算，销售册数以千万计。仅目前在美国市场上，全文的《秘密花园》至少就有30个版本，其中包括著名的蓝登书屋(Random House)、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Group)、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其他出版商包括 Dell Publishing, Gramercy, Scholastic Trade, Harpercollins Juvenile Books, Longmeadow Press, Courage Books, Puffin, Abdo & Daughters, Watermill Press, Econo-Clad Books, Dover Publications, NTC Publishing Group 等等。如果追溯此前的版本，就更数不

胜数了。

在英语儿童文学里,这部小说是公认的无年龄界限的精品,也是一部打通雅俗之间界限的文学作品,既入严肃文学的殿堂,也是流行市场的赢家。要证明这部小说的地位,只举几点,在英国它被收入牛津《世界经典丛书》(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s Classic),这套丛书是权威的严肃文学经典,所选入的书均有学者写序言、加注解。同样,出版界巨头企鹅出版社也把《秘密花园》收入《企鹅二十世纪经典丛书》(Penguin Twentieth-Century Classic)。BBC网站的《著名作家介绍》里,作者名列其中。而在美国,权威的《纽约书评》把它列入《纽约时报读者目录》(New York Book Reviews' Reader's Catalog)。该目录专门向读者推荐各领域图书中的经典与精品,涵盖老书和新书。

《秘密花园》在美国经常被学校老师当做英语教材,因为它的语言平易而又极为传神,同时思想丰富,情节精彩曲折,容易吸引小孩子。

一方面,几乎任何一个西方的儿童文学经典书目,都会收入这部小说;另一方面,至今它仍然是众多出版社的“常青摇钱树”,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插图、不同的装帧,年年常新,就是因为不断有读者买。有许多读者小时候读《秘密花园》,长大之后仍然读,又买给自己的小孩读。隐然形成一个读者群,所以其他作者也来续写。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苏珊·穆迪写了《重返秘密花园》(Susan Moody, Return to the Secret Garden)。乔·威森菲尔德(Joe Wiesenfeld)写的续集在二〇〇〇年被不同的导演拍成两部电影,一名为《重返秘密花园》(Return to the Secret Garden);另一名为《回到秘密花园》(Back to the Secret Garden),足以证明,《秘密花园》在80多年之后仍然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去,看个究竟。

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版的《秘密花园》序言里,美国作家兼学者安丽森·卢瑞(Alison Lurie)指出,《秘密花园》非常明显地包含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几个重要主题。一是对内心世界的关注;二是提倡回到自然;三是神秘主义。菲利斯·必克斯勒在他的著作《秘密花园:大自然的魔法》(Phyllis Bixler, The Secret Garden)(The Nature's Magic)里证明,诺贝尔奖得主T. S. 艾略特的《四重奏》(T. S. Eliot, Four Quartets)和D. H.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都明显受到《秘密花园》的影响。

目 录

关于《秘密花园》	(1)
第 一 章 一个人也没剩下	(1)
第 二 章 玛丽小姐非常倔强	(4)
第 三 章 跨过牧尔	(9)
第 四 章 玛莎	(12)
第 五 章 走廊里的哭声	(22)
第 六 章 曾经有过的哭泣	(25)
第 七 章 去花园的钥匙	(29)
第 八 章 领路的知更鸟	(33)
第 九 章 谁都住过的最古怪的房子	(38)
第 十 章 迪肯	(43)
第 十 一 章 米瑟原画眉鸟的窝	(50)
第 十 二 章 “我可以要一点泥土吗?”	(55)
第 十 三 章 “我是柯林”	(61)
第 十 四 章 小王爷	(69)
第 十 五 章 筑巢	(76)
第 十 六 章 “我不会!”玛丽说	(83)
第 十 七 章 发脾气	(88)
第 十 八 章 “你角不能浪费时间”	(92)
第 十 九 章 “它来了!”	(96)
第 二 十 章 “我会活到永远!”	(103)
第二十一章 季元本	(108)
第二十二章 太阳下山时	(115)
第二十三章 魔法	(118)
第二十四章 “让他们笑吧”	(126)
第二十五章 帘幕	(133)

第二十六章	“是妈妈!”	(137)
第二十七章	在花园里	(143)

第一章 一个人也没剩下

玛丽·伦诺克斯被送到米瑟斯韦特庄园她舅舅那里，每个人都说是没见过这么别扭的小孩。确实是这样。她的脸蛋瘦削，身材单薄，头发细薄，一脸不高兴。她的头发是黄色的，脸色也是黄的，因为她在印度出生，不是生这病就是得那病。她父亲在英国政府有个职务，他自己也总是生病。她母亲是个大美人，只关心宴会，想着和社交人物一起寻欢作乐。本来她根本不要这个小女孩儿，玛丽出生的时候，她把玛丽交给印度奶妈，奶妈知道，如果想让女主人高兴的话，肯定是把孩子带得越远越好。当她是多病、烦躁、难看的婴儿，她被带到不妨碍大人的地方；当她长成一个多病、烦躁、蹒跚学步的小东西，她仍然被带到不妨碍大人的地方。她从不记得见过任何熟悉的东西，除了印度奶妈和其他印度仆人的黑脸，他们总是服从她，让她随心所欲，因为女主人被她的哭声打扰的话会发怒。到她六岁的时候，她是世界上最自私、最专横的小猪崽。一个年轻的英国家庭教师来教她读书写字，非常讨厌她，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别的家庭教师来应聘，呆的时间比第一个更短。如果不是玛丽自己很想读书的话，她恐怕根本一个字母都不认识。

这天早晨，天热得恐怖，她差不多九岁，她醒来觉得心里很不顺气。她看到站在床边的仆人不是她的奶妈，就更不顺气了。

“你来干什么？”她对陌生女人说，“我不会让你留在这儿。把我奶妈叫来。”

女人看着很害怕，但是她只是结结巴巴地说，奶妈不能来。玛丽怒火中烧，对她又打又踢，她看着更害怕了，反复说奶妈确实不能到小姐这里来。

那天早晨的气氛有些神秘。没有一件事是按常规办的，几个土著仆人不见了，玛丽见到的仆人们都面如死灰，不是开溜，就是四处乱窜。可是没有人告诉她任何事情，她的奶妈没有来。那天早晨，慢慢只剩她自己了，最后她漫步来到花园里，在游廊旁边的一棵树下自己和自己玩。她假装在造花坛，把一朵朵深红的木槿花插进一个个小土堆里，心里越来越生气，自言自语嘟哝着奶妈回来时要骂她的话。

“猪！猪！猪养的！”她说，因为叫印度土著猪是最具侮辱性的。

她正咬牙切齿地反复骂着，听到她妈妈和一个漂亮小伙子一起来

到游廊上。他们站在一起低声谈话，声音奇怪。玛丽认识这个年轻人，他长得像个小男孩。她听说过他是个年轻军官，刚刚从英国来。小女孩瞪着他看，不过更瞪着她母亲看。一有机会见到她母亲，她就这样，因为女主人——玛丽对她最常用的称呼——是如此高挑、苗条，穿着如此美丽的衣服。她的头发如同卷曲的丝缎，小巧玲珑的鼻子好像对任何东西都瞧不起，她的大眼睛像在笑。她所有的衣服都轻薄飘逸，玛丽说它们“满是花边”。这天早晨，它们的花边好像比任何时候都更满。大大的花边害怕得张开，高耸到年轻军官的脸上，哀求着。

“这么糟糕吗？噢，真的吗？”玛丽听见她说。

“坏透了，”年轻人声音颤抖地回答，“坏透了，伦诺克斯太太。你两个星期之前就該到山上去。”

女主人双手紧紧绞在一起。

“哦，我知道我应该！”她喊着，“我是为了那个傻头傻脑的宴会。我真是个傻瓜！”

就在那时，响亮的嚎哭声从仆人宿舍破空而来，她一把抓住年轻人的手臂，玛丽站起来，从头抖到脚。嚎哭声越来越疯野。“那是什么声音？那是什么？”伦诺克斯太太上气不接下气。

“有人死了，”年轻军官回答，“你没有告诉我在仆人那里也爆发了。”

“我不知道！”女主人哭喊着，“跟我来！跟我来！”她转身跑进房子里。

然后，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来了，玛丽明白了这个早晨里一切神秘的东西。

一种最致命的霍乱爆发，人像蚊蝇一样纷纷死去。奶妈夜里发病，刚才棚屋里的嚎哭就是因为她死了。一天之内，另外三个仆人丧了命，其他的人都惊恐地逃走了。到处都是恐惧，小平房里到处都是死人。

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之中，第二天玛丽藏到她的幼儿室里，被所有人遗忘。没有人想起她，没有人想要她，奇怪的事情发生着，而她一无所知。那段时间，玛丽时哭时睡。她知道大家在生病，她听见神秘的、急迫的声音。她爬进饭厅，发现空无一人，尽管桌子上的饭只吃了一半，仿佛吃饭的人因为什么原因突然站起来，椅子、盘子被慌张地推开。小家伙吃了点儿水果和饼干，她觉得渴，喝了一杯酒，那杯酒几乎是满的，而且是甜的，她不知道那酒有多烈，很快她就觉得非常困，她回到幼儿室，把自己又关起来，棚屋里的喊叫、匆忙的脚步声，让她害怕。酒让她太困了，她几乎睁不开眼睛，她躺到床上，一会儿就什么也

不知道了。

她沉睡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但是小平房里东西抬出抬进的各种声响不再打扰她了。

她醒来以后，躺在床上盯着墙看。房子里一片寂静。她从没听到这座房子这么安静。她听不到说话声，也听不到脚步声，她猜想着大家是不是都从霍乱里恢复过来了，所有的麻烦都结束了。她也猜想着，她的妈妈死了，现在谁会来照顾她呢？会来一个新奶妈，也许能讲新故事。那些旧故事玛丽已经非常厌倦了。她不是个有人情味的小孩，也从来没关心过谁。霍乱带来的各种嘈杂、忙乱和嚎哭把她吓坏了，她非常生气，因为看来没有任何人记起来她还活着。恐慌击垮了每一个人，没有人有工夫去想起一个“万人嫌”。霍乱来的时候，人们似乎什么都记不起，除了他们自己。不过，如果大家都好起来了，肯定会有人记起，然后来找她。

但是没有人来，她躺着等待，房子好像变得越来越安静。她听到地毯上窸窸窣窣地响，她低头看到一条小蛇爬过，看着她，眼睛如同宝石。她不觉得害怕，因为它是个与人无害的小东西，正急于离开这个房间。她看着它溜过门缝。

“这里多么奇怪，多么安静啊，”她说，“听上去好像这房子里只有我和那条蛇。”

差不多一分钟之内，她就听见院子里响起脚步声，然后到了游廊上。是男人们的脚步声，他们进了房子，低声说话。没有人去接待他们，跟他们讲话，他们好像打开门，朝一个个房间里看。“一片废墟！”她听见一个声音说。“那么一个美人啊！我猜那个孩子也……我听说有个孩子，不过从来没人见过她。”

几分钟之后，他们打开门的时候，玛丽站在幼儿室的正中间。她看上去是个难看、不顺心的小东西，皱着眉头，因为她开始感到饿了，觉得被可耻地忽视了。第一个进来的男人是个高级军官，她有一次看到过他和她父亲谈话。他看上去疲惫不安，可是当他看到她的时候，他吃惊得几乎往后跳。

“巴尼！”他惊叫起来，“这儿有个小孩儿！就小孩自己！在这么一个地方！老天见怜，她是谁？”

“我是玛丽·伦诺克斯，”小女孩说，硬邦邦地想站直。她觉得这个男人很粗鲁，把她父亲的房子说成“这么一个地方！”“大家染上霍乱的时候，我睡着了，刚刚才醒过来。怎么没有人来啊？”

“这是那个谁都没见过的孩子！”男人惊呼起来，转向他的伙伴。“她竟然被忘记了！”

“为什么我被忘记了？”玛丽跺着脚问，“为什么没有人来？”

那个叫巴尼的年轻人悲伤地看着她。玛丽甚至觉得她看到他眨眼睛，想把眼泪眨掉。

“可怜的孩子！”他说，“没有人剩下，没有人能来。”

就这么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玛丽得知她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了；他们已经在夜里死去，被抬走了，那几个没有死的印度仆人已经尽快逃离了这座房子，没有人想起还有个玛丽小姐。所以房子里这么安静。真的，这座大房子里，只有她和那条窸窸窣窣的小蛇。

第二章 玛丽小姐非常倔强

玛丽曾经喜欢远远地看着她的妈妈，觉得她很美。然而，她去世以后，不能指望玛丽爱她，想念她，因为玛丽对她的了解太少了。她压根儿不想念她，实际上，她是个专注于自己的孩子，她所有的思维都是关于自己的，一贯如此。毫无疑问，如果她年纪大一些的话，孤零零一个人被留在这世上，她一定会焦虑不安，可是她还很小，总是被人照顾，她料想一切自然照旧。她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去的是不是好人家。好人家会像奶妈和其他印度仆人一样顺着她。

开初她被送到一个英国牧师家，她知道她不会留在那儿。她不想留下来。英国牧师挺穷，有五个孩子，几乎同龄。他们穿着破旧，总是争吵，相互抢夺玩具。玛丽讨厌他们邋遢的小房子。她脾气很坏，难以相处，一两天之后就没有谁愿意和她玩了。第二天，他们就给她取了个绰号，让她火冒三丈。

是巴兹尔最先想起来的。巴兹尔是个小男孩，一双蓝眼睛冒失无礼，鼻子上翘，玛丽很恨他。她自己在树下玩，就像霍乱爆发那天一样。巴兹尔过来，站在旁边看她垒小土堆，造花园里的小径。这会儿他觉得感兴趣了，突然提了个建议。

“你干吗不在那里垒一堆石头当假山？”他说，“在中间那儿，”他俯到她头上方指着。

“滚开！”玛丽喊叫，“我不要男生。滚开！”

巴兹尔脸色愤怒了一阵子，然后开始捉弄人。他总爱捉弄他的妹妹们。他围着玛丽一圈圈跳着舞，做鬼脸，又唱又笑。

玛丽小姐，非常倔强，

你的花园，长得怎样？
银色风铃，乌蛤贝壳，
金盏花儿，排成一行。

他一直唱到其他孩子听见，也跟着哄笑起来。玛丽越是觉得不顺气，他们唱得越是起劲，“玛丽小姐，非常倔强”。从那以后，只要她和他们在一起，相互之间他们就称她“玛丽小姐非常倔强”，有时候对着她这么叫。

“你要被送回家去，”巴兹尔告诉她，“这个周末。我们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玛丽回嘴，“哪里是家？”

“她不知道家在哪里！”巴兹尔说，一副七岁小孩的蔑视神气。“当然是在英国。我家奶奶住在那里，还有我姐姐梅布尔，去年被送到她那里去的。你不是去你奶奶那里。你没有奶奶。你要去你叔叔那里。他的名字叫阿奇博尔德·克兰文。”

“我根本不认识他。”玛丽顶回去。

“我知道你不认识，”巴兹尔答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女生永远是这样。我听到爸爸妈妈谈论他。他住在乡下一个又大又荒凉的老房子里，没有人接近他。他脾气很坏，所以不准别人接近，不过就算他准，人们也不愿意来。他是个驼背，很吓人。”

“我不相信你。”玛丽说，她转过身，手指堵着耳朵，因为她不想再听下去。

可是后来她对这事儿想了很多。那天晚上克劳福太太告诉她几天后她会乘船去英国，去他叔叔阿奇博尔德·克兰文住的米瑟斯韦特庄园，她看上去铁石心肠，毫无兴趣，夫妻两个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他们试着温和地待她，可是克劳福太太想亲她一下，她只是把脸转开；克劳福先生轻轻抚拍她的肩膀，她只是全身紧绷着。

“她真是平庸的孩子，”克劳福太太可惜地说，“她母亲是那么一个漂亮人儿。她的风度也很美，可玛丽的举止是我见过的孩子中最乏味的。孩子们叫她‘玛丽小姐非常倔强’，虽然他们调皮了些，不过真是没法不理解。”

“如果她母亲能把自己的俊脸和优雅举止多带些到幼儿室的话，玛丽可能已经学到一些了。很可惜，现在那个可怜的美人已经走了，要知道很多人从来不知道她有个孩子。”

“我相信她连看都没看她几眼”，克劳福太太叹息，“她奶妈死了，就没人想到这个小东西了。想想，仆人都跑了，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个荒屋子里。麦克格鲁上校说他差点儿吓得灵魂出窍，他开门

时，发现她一个人站在房间中央。”

在一个军官妻子的照看下，玛丽长途航行去英国。军官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们，要把他们留在一所寄宿学校。她的心差不多都在自己的小女儿身上，所以在伦敦，她很乐意地把玛丽交给阿奇博尔德·克兰文派遣来接玛丽的妇人。妇人是米瑟斯韦特庄园的管家，名叫莫得劳克太太。她是个壮实的女人，脸蛋很红，眼睛黑而锐利。她穿着一件深紫裙子，一件黑色丝斗篷，黝黑的镶边，带着一顶黑色女帽，上面有些紫色的花朵。她的头动的时候，那些花朵就伸出来，颤动着。玛丽一点儿都不喜欢她，不过鲜有她喜欢的人，所以这不足为奇，再说莫得劳克太太显然不怎么把她放在心上。

“我的天！她是这么一个平庸的小玩意儿！”

她说，“我们听说她母亲是个美人。她没有把美丽传给后代，是不是？”

“也许年龄大些的时候，她会长好看。”

军官妻子好心的说：“要是她脸色不是这么灰黄，表情好一些的话……她的脸形其实不错。小孩子改变会很大。”

“那她得改变很多才行，”莫得劳克太太回答，“而且，米瑟斯韦特没有能让孩子改善的地方——你要是问我的话！”

他们以为玛丽听不见，因为玛丽离他们有一段距离。来到这个私人旅店后，她一直站在窗户那儿，看着来往的公共汽车、出租车和行人，但是她听得很清楚，开始对她叔叔和他住的地方好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会是什么样呢？什么是驼背？她从来没见过。可能印度一个都没有。

自从她没有奶妈，开始住到别人家里，她渐渐感到孤单，产生各种以前没有的奇怪念头。她开始疑惑为什么她好像从来不属于任何人，哪怕在父母都活着的时候。其他小孩好像都属于他们的父母亲，可是她似乎从来不是哪个人的小女儿。她有过仆人、食品和衣服，但是从没有谁注意过她。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脾气很坏，不过那时候，她当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脾气坏。她经常觉得别人脾气坏，可是并不知道是自己脾气坏。

她觉得莫得劳克太太是自己见过的最别扭的人，她颜色深重的脸显得低俗，精致的帽子也显得低俗。第二天她们踏上旅途去约克郡，她穿过火车站走向列车车厢，头高高抬起，尽量和莫得劳克太太离远些，因为她不想别人以为自己属于她。她一想起别人可能以为自己是莫得劳克太太的小女儿，就觉得生气。

但是莫得劳克太太毫不在意玛丽和她的想法。她是那种“绝不容

忍年轻人胡闹”的妇人。至少，如果有人问起，她就会这么讲。她本来不想去伦敦，她妹妹玛丽亚的女儿要结婚了，但是，米瑟斯韦特庄园的管家这份工作高薪而舒服，要保住这份工作，惟一的做法就是马上执行阿奇博尔德·克兰文先生的要求。她连问题都没敢问一个。

“伦诺克斯上尉和他夫人得霍乱去世了，”克兰文先生简短而冷淡地说，“伦诺克斯上尉是我妻子的弟弟，我是他们女儿的监护人。小孩要接过来。你必须自己去伦敦把她带回来。”

于是她打点好她的小皮箱，走了这一趟。

玛丽坐在列车车厢角落里，显得平淡而焦躁。没有东西可看，也没有东西可读，她把带着黑手套的一双瘦小的手交叉着放在大腿上。她的黑裙子衬得她显得更黄，稀疏的头发没精打采地从黑色皱丝帽下散落出来。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破’的小孩儿。”莫得劳克太太想。（“破”是约克郡话，指惯坏了，任性。）

她从没见过一个小孩可以这么僵坐着，什么也不做。终于，她看玛丽看累了，开始说话，声音又快又硬。

“我琢磨我也该跟你讲讲你要去哪里，”她说，“你知道你叔叔吗？”

“不知道。”玛丽说。

“从来没有听到你父母提起他？”

“没有。”

玛丽皱着眉。她皱眉头，因为她记起她父母从来没有和她谈起任何事情。他们肯定没有告诉她什么东西。

“嗯”，莫得劳克太太嘟哝着，瞪着她古怪的、毫无反应的小脸。有一小会儿，她什么也没说，然后她又开始了。

“我琢磨你该知道一些——可以做好准备。你要去一个古怪的地方。”

玛丽一言不发，莫得劳克太太似乎对她明显的冷漠感到不舒服，不过，她吸了一口气，继续。

“虽然那是一幢宏伟的大房子，大得有些阴森。克兰文先生用他自己的做法为房子骄傲，不过他的做法也够阴森的。房子有六百年，在牧尔边上。里面有将近一百个房间，不过大部分锁了起来。里头有画、精致的古家具，还有其他各种东西在那里不知多少年了。房子周围是个大园子，树木的枝子拖到地上。”

她停了停，换口气，“但是别的啥都没有了”。她骤然停止。

玛丽开始不由自主地听着。听起来一切都和印度不同，任何新鲜东西都相当吸引她。但是她不愿意显得感兴趣。那是她不高兴、不听

话的做法之一。于是她纹丝不动地坐着。

“那么，”莫得劳克太太说，“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她答道，“我不知道那地方是什么样儿。”

莫得劳克太太短促地笑了一声。

“嗯！”她说，“但是你看像个老女人。你不在意吗？”

“我在不在意，”玛丽说，“无关紧要。”

“这你倒是说对了，”

莫得劳克太太讲，“无关紧要。你为什么要待在米瑟斯韦特庄园我不知道，除非这是最简单的法子。他是不会为你麻烦自己的，这是肯定的。他从不为任何人麻烦自己。”

她停下来，似乎刚好记起什么。

“他的背驼了，”她说，“这把他害了。他年轻时不开心，他的钱、大房子开始有了用处，是在他结婚之后。”

玛丽想显得不关心，但是眼睛不由自主地转向了她。她从没想到驼背会结婚，她小小吃了一惊。莫得劳克太太看到了，她是个爱聊的人，兴致更高接着讲。这也许多多少少是个打发时间的法子吧。

“她是个亲切、漂亮的人儿。为了找到一棵她要的草，他可以走遍全世界。没有人相信她会嫁给他，但是她嫁了。有人说她是为了他的钱。但是她不是——她不是。”

口气决然。“她去世的时候——”

玛丽身不由己地跳了起来。

“哦！她死了吗！”

她惊呼起来，非常不情愿地惊呼。她马上想起一个法国童话。童话里有一个穷驼背和一个美丽的公主，她突然可怜起阿奇博尔德·克兰文先生来。

“是的，她死了，”莫得劳克太太回答，“这让他比以前更古怪。他谁也不关心。也不见人。大多数时候他出门去，在米瑟斯韦特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到西边楼里，除了皮切尔不见任何人。皮切尔是个老人，但是他从小照顾他，知道他的脾气。”

听起来像书里的故事，这故事让玛丽觉得不愉快。一幢房子里房间上百，几乎全部关着，门上了锁——一幢牧尔边上的房子——听着阴沉。一个驼背男人，把自己也关起来！她盯着窗外，嘴唇紧缩在一起。这个地方看起来仿佛大雨是完全正常的，无数灰线下泻四溅，顺着窗玻璃往下流。如果那个美丽的妻子还活着，或许她会像她母亲一样把一切弄得有生气，她会跑出跑进，参加宴会，像她母亲一样穿着“满是花边”的长袍。可是她不在那里了。

“你不用指望见他，因为十有八九你见不到他，”莫得劳克太太说，“你绝对不要指望有人来和你聊天。你必须自己玩，自己照顾自己。有人会告诉你哪些房间可以进，哪些不能进。有很多花园。但是你在房子里的时候，不准四处乱逛，东摸西碰。克兰文先生不会容忍这个。”

“我不想东摸西碰。”乖戾的小玛丽突兀地说，就像她对克兰文先生的可怜之情一样突然，她马上觉得他很讨厌，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活该。

然后，她把脸转向雨水川流的列车窗玻璃，凝视着灰蒙蒙的暴雨。暴雨好像无休无止直到永远。她定定地看了很久，那片灰色在她眼前越来越沉，越来越沉，她睡着了。

第三章 跨过牧尔

她睡了很久，醒来时莫得劳克太太已经从一个车站买来了装在篮子里的午饭。她们吃了些鸡肉、“冷牛肉”面包抹黄油，又喝了些热茶。

瓢泼大雨似乎下得更大了，车站上的每一个人都穿着湿漉漉、亮闪闪的防水衣服。保安点燃了车厢里的灯，莫得劳克太太喝了茶，吃了鸡肉和牛肉以后，情绪好了很多。然后睡着了。玛丽坐在那儿，盯着她，看着她精致的帽子滑到一边，直到她自己在雨水泼窗的安抚声中又一次入睡。等她再醒过来，外面非常黑。火车已经停在一个站台，莫得劳克太太正在摇她。

“你已经睡够了！”她说，“该睁开眼睛啦！到斯威特站了，我们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玛丽站起来，尽力睁开眼睛，莫得劳克太太收拾着她的行李。小女孩没有提议帮她的忙，因为在印度，总是土著仆人拿东西搬东西，别人伺候自己是很合适的。

车站很小，除了她们没有别人下车。车站长粗嗓门、好脾气地和莫得劳克太太说着话，他的口音奇怪，扁宽发瓮，后来玛丽得知他说是约克郡话。

“我瞧着纳回来了，”他说，“纳把小达带回来了。”

“啊，是她。”莫得劳克太太回答，也带着约克郡口音，她把头往玛丽一甩，“纳的太太好吗？”

“还成。马车在外边等纳门。”

在外边的小站台前，停着一辆四轮马车。玛丽看到车厢时髦，扶她进车厢的车夫也挺时髦。他身上的防水长大衣、帽子上盖的防水布都滴着雨水，发着光，一切东西都如此，包括那个魁梧的站长。

他关上门，和车夫一起堆好行李箱子，他们开车了。小女孩发现自己坐的角落有垫枕，不过她不准再睡了。她看着窗外，这条路正带她前往莫得劳克太太说过的那个古怪地方，她好奇地想看看这条路。她绝非胆小怕事的孩子，不能说她被吓着了，只不过她觉得前路难测，在一座有将近百个上锁房间的大房子里——一座牧尔边上的房子。

“什么是牧尔？”她突兀地对莫得劳克太太说。

“往窗外看上十分钟你就能看到，”女人回答，“我们得跑五英里穿过米瑟牧尔才能到庄园。你看不到多少，因为今晚天很黑，不过你也能看到一些。”

玛丽不再问了，只是在角落的黑暗里等着，眼睛望着窗外。马车灯在她们前面投下束束光线，经过的一些事物让她抓住匆匆一瞥。离站后，她们驶过一个极小的村庄，她看到白粉农舍，农舍里有灯光。而后她们经过了一座教堂，牧师的房子，农舍里橱窗模样的小窗，有玩具、糖果和其他零碎东西出售。然后她们上了公路，她看到灌木篱笆和树木。接下来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变化——至少她觉得时间很长。

终于马开始慢下来，好像在上坡，现在没有灌木篱笆和树木了。除了两边的浓黑，她不见一物。马车来了个大颠簸，她身体前倾，脸压到玻璃窗上。

“嗯！现在可以肯定我们上牧尔了。”莫得劳克太太说。

马车灯的一道黄光照上粗糙的路面，这路看来是从灌木和低矮植物中穿过，那些植物终止于茫茫的黑暗里，那黑暗在植物前后左右蔓延开来。一道风起，声音单调、荒野、低沉、急促。

“那是——那不是海，是不是？”玛丽说，转过去看着她的旅伴。

“不，不是。”莫得劳克太太回答，“也不是田野和山脉，那是无边无际的荒地，什么也不长，只长着石楠、荆豆和金雀花，什么也不生，只有野马驹和绵羊。”

“我觉得可能是海，要是上面有水的话，”玛丽说，“刚才听着像海。”

“那是风刮过灌木丛，”莫得劳克太太说，“对我来说，那地方够荒凉够阴沉的了，不过很多人喜欢它——特别是石楠开花的时候。”

她们在黑暗里一直一直行驶，尽管雨停了，风急急掠过，呼啸着发出怪声。路时高时低，马车过了几座小桥，桥下水流很急，噪音大作。